九七：孩子綁在門口

走進裡面一看，小艇屋髒擠迫、齷齪、污穢，黑色的泥濘積水和地上的雞屎狗屎，在陽光下蒸發出一陣陣的臭味，中人欲嘔。但是，麥奇還是往那些火柴盒堆裡走。

日間，人們大多謀生去了，家中只剩下老弱。在一間小艇屋門口，一個老太婆在燒水，麥奇就和她搭起訕來。

麥奇本想進屋去坐坐，可是，那艇屋小得難以令人置信，兩個人根本就無法容納得下，一家人又如何在這裡面生活呢？那個門口也不像門口，與其說是門口，不如說它是洞口還來得貼切。

老太婆聽說麥奇也住在這小島！就和他無拘無束地談起來。她說，他們一家三代人都是在海上討生活的，不幸的是，幾年前有一次漁船出事，她兒子在海上遇了難，留下了妻兒和老太婆三個人相依為命。現在，十七歲的孫兒也出海去了，媳婦則在小漁港上替漁船穿魚餌。……

麥奇一邊聽着老太婆的敘述，一邊就把她和那矮小的艇屋速寫上畫紙。

島情　夏洛桑

然後，他又坐到艇屋區外邊的一堆木頭上去，替這堆亂疊在一起的「積木」畫了一幅全景。

正當麥奇打算離開此地時，突然他見到了一個三、四歲左右的小孩子被綁在一間艇屋的門口。

麥奇連忙向那小孩走過去，大眼凸肚、瘦骨嶙峋的孩子也呆呆地望着他。綁着那孩子的是一條粗而長的布帶，看來，是家裡的大人都出外做工去了，孩子沒人帶，綁在屋裡又怕發生火警時更加危險，所以，就把他像小狗一樣地綁在門口。

「細路，你家裡有人嗎？」麥奇在小孩子的面前蹲下來問。

孩子雙眼呆滯地搖搖頭。

「你肚子餓嗎？」

他點點頭。

二七九：上中下毛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，你，也不過告訴你這些，再在一起吃午飯，我們有幾天沒機會談話了。我想起一件事，要打電話。」

李薇打電話與汪逸芬，提到想購藍籌股保值，他認為可以購下，確勝存欵于銀行，他歡迎她到股票公司來看看，她道：「明天十二點來，我們出去吃午飯。」

「好的，我恭候了，拜拜！」

李薇返座，也把要購股票保值的事告訴史丹拉，史丹拉道：「祇要不是炒股，又不是投機性的狂漲中購入，應該買股票。」

「你也是內行呢！」李薇笑了。

「但我從未有過股票，常識上總是如此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（二七九）

二七八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比，但見骨者也，所以賤多貴少。」

師姐容笑曰：「你眞係對佢咁講？」

方剛曰：「咁又不會，我只係話佢命硬，女人心命硬尅夫者也，我頭髮硬，毛又多又亂，梳唔掂者也。」

師姐容吃吃笑，曰：「你講乜毛呀？」

方剛曰：「總之上中下毛都如是。」

師姐容故意問曰：「乜上中下毛嗜！」

方剛笑曰：「上毛是頭毛，中毛乃是格勒底毛，下毛即是肚皮對落個度。」

師姐容撻佢一掌，啐曰：「壞鬼書生！」

方剛曰：「我講眞事，我之相毛，有師承者也。」

有位絕色佳麗，肯同自己講毛，方剛十分得戚。

佢又曰：「海倫，你是否認為我咪胪車大炮？」

對膝又點呢？」

方剛曰：「同你有得比，何況我如果我面皮薄，所以係對佢咁講？」

師姐容笑曰：「你眞係對佢咁講？」

方剛曰：「咁又不會，我點可以傷女人心，我只係話佢命硬，女人命硬尅夫者也，我頭髮硬，毛又多又亂，梳唔掂者也。」

師姐容吃吃笑，曰：「你講乜毛呀？」

方剛曰：「總之上中下毛都如是。」

師姐容故意問曰：「乜上中下毛嗜！」

方剛笑曰：「上毛是頭毛，中毛乃是格勒底毛，下毛即是肚皮對落個度。」

師姐容撻佢一掌，啐曰：「壞鬼書生！」

方剛曰：「我講眞事，我之相毛，有師承者也。」

有位絕色佳麗，肯同自己講毛，方剛十分得戚。

佢又曰：「海倫，你是否認為我咪胪車大炮？」

二七七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七六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七五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七四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七三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七二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七一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七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現代江湖實錄之八　修羅門　田長歌

二七六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七五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七四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七三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七二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七一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七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七：上中下毛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六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五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四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三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二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一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二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一：「摸摸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眞厚面皮。」

方剛曰：「如果我面皮薄，點有機會一親芳澤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份人得意在口舌甜滑。」

方剛又伸手去撫摸師姐容豐腴不見骨之美膝，嘆曰：「海倫，一幕個靚女，都有這一對靚膝頭呀！」

方剛隻手又摸上大腿，嘆曰：「眞乃羊脂白玉！汗毛細細，海倫，你這一雙美腿，實在靚過顏芝廸堅逊多多聲也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摸夠未呀，難睇D嗰！」

方剛曰：「摸幾下係要者矣，否則睇不準，嗰者，顏芝廸堅逊有美腿皇后之稱，但雙脚線條幾靚，但可惜雙膝見骨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雙膝見骨不好，然否？」

方剛曰：「當然了，所謂美人膝，應該圓潤飽滿，皮光肉滑至啱者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阿燕

天堂夢斷

文-司明　畫-家祿

我們的旅行社差件條

「太低級了。」

「你在台灣也對剛認識的小姐談上床？」

「在台北長住，這回到香港，我很快離開，所以……李小姐：我是很坦白的。」

「我令你失望，十分抱歉。章先生：你認識史丹拉最好，可以問她李薇的名譽如何？」

「我們不談，祇能說是無緣。」

「希望你下次再來香港，我們有緣，有緣是所謂打友誼波了。」

「我不存這種奢望，不夠條件呢。」

「不必妄自菲薄。」

「好了，我們談別的吧！」

一點正，他們分別于李薇新居的樓下。

明天上午，李薇打電話與史丹拉，對方的電話壞了，但自己要與她談話，即去找她，反正近呢！抵舊居樓下，忽遇林先生出，她搬家前也不大見他。他問她是來找史丹拉嗎？答道：

「你們的電話壞了，太太在家？」

「在家，我忘記帶東西所以回來。」林先生說。

「公事忙不忙？林先生。」

「很普通，我們的旅行社條件差，條件差就不能與人競爭呢。我也不存什麼希望。走了，拜拜！」

「拜拜！」

李薇登樓，後來與史丹拉同去吃飯。

史丹拉問她今夜如何，答道：

「大肥佬請我吃飯，我大概不回夜總會了，我想打電話與你，也不過告訴你這些，再在一起吃午飯，我們有幾天沒機會談話了。我想起一件事，要打電話。」

李薇打電話與汪逸芬，提到想購藍籌股保值，他認為可以購下，確勝存欵于銀行，他歡迎她到股票公司來看看，她道：「明天十二點來，我們出去吃午飯。」

「好的，我恭候了，拜拜！」

李薇返座，也把要購股票保值的事告訴史丹拉，史丹拉道：「祇要不是炒股，又不是投機性的狂漲中購入，應該買股票。」

「你也是內行呢！」李薇笑了。

「但我從未有過股票，常識上總是如此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（二七九）

香港的冬天

前幾天，北大人成了不速之客，突然駕臨香港。香港氣溫由前幾天的二十一、二度來說，並不算冷。

我們一家三人，都是怕冷不怕熱的。過去生活在山城火爐，每屆夏天遇上四十度連晴高溫，我們也不覺什麼，同樣熱過來了。但一到了冬天，哪怕只有十度左右，我們就覺得不適應了。三人的手指、脚跟全都生凍瘡，我的十隻手指像十條紅蘿蔔，又紅又腫。有經驗的當地人說，他流露的是一種職業式應酬。

不再像第一次在赤柱別墅之夜那樣，充沛淋漓……

「千，你又記起麗明？」她問。

他坦然點點頭，不理她反應如何。

「她對你很好？」

「何止很好，簡直做每一件事都深入我心！她明知我跟你關係千絲萬縷，且不能擺脫你的感歎不道德。化不來。」

俊千婚後，連對慧清的愛慾也轉移，兩人在逆旅的床上，閃爍着愛與諒解，也有愧疚。

朋友張太，爽朗、健談又幽默，每次聚會，有她在座，必然笑語連篇，絕無冷場。昨天，朋友們茶聚，張太的怪論又來了：

「現代女性，一定要三從四德，才配得上時代女性的身份！」

哈！張先生一向以好好先生的形像在朋友羣中著名，家務無論大小，總帮忙妥當外，愛妻情切，近乎懼內，老婆說一，他總不會說二的。張太的三從四德，從何而來？我們嘘聲四起之下，張太自己說出：

「大肥佬請我吃飯，我大概不回夜總會了，我想打電話與慧清，我們一家三人，每屆夏天遇上四十度連晴高溫，我們也不覺什麼，同樣熱過來了。但一到了冬天，哪怕只有十度左右，我們就覺得不適應了。三人的手指、脚跟全都生凍瘡，我的十隻手指像十條紅蘿蔔，又紅又腫。有經驗的當地人說，他流露的是一種職業式應酬。

三：一刀刺中男事主

那男事主一衝動，就不顧後果，摸了過去，準備與大眼鷄拚命。他的年紀不比大眼鷄小，個子又過之而無不及，但他却忽略了對手有一把彈簧刀。

當那男事主摸近時，大眼鷄毫不遲疑，一刀就刺了過去。男事主一聲慘叫，連退兩步，用左手掩住胸部的傷口。女事主更嚇至臉無人色，連忙把手錶除下，遞了過去。大眼鷄接過手，向文仔說了一聲：「走！」說完，當先逃離現場，文仔也跟在後面，發足飛奔。

兩人逃入一座大厦的垃圾房，原來大眼鷄的媽媽是靠倒垃圾維持一家人生活的。大眼鷄兩個弟弟，自小就帮助媽媽，到每一座大厦，逐層樓的倒垃圾，後來大眼鷄厭倦了這種工作，不肯再做，終日在外面浪蕩，才加入三合會組織，變成了今天的樣子。

大眼鷄跟隨媽媽倒過兩三年垃圾，對垃圾房的環境自然十分熟悉。這個地方，除了倒垃圾時把門打開，平時只是虛掩着門的。大眼鷄待進入之後，又把門掩上，內面一片漆黑，文仔過了一會，才看清周圍的環境。

大眼鷄席地而坐，叫文仔把到的鈔票、輔幣與手錶掏了出來。大眼鷄分給文仔兩張十元鈔票與幾個輔幣，所謂「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」，老百姓走私、行賄，必然更加離譜。大陸當局不是三令五申，要打擊違法的經濟罪犯乎？多年來究竟收到什麼效果？」海南「官倒」事件記憶猶新，湖南此案更「太」，又安這些規矩，到底大陸的法律還有効力沒有？炳叔也嘆口氣道：「據報道，當事人和有關領導人只被撤職之政紀處分，誰會怕什麼法律？」

法律有啥用

北京「人民日報」報道，湖南省破獲了一宗牽涉多個省市自治區的「官倒」大案，有關官員竟動用警車、軍車和郵車走私倒賣四百多輛進口汽車。這宗新聞，實在令人咋舌。半山區三馬路一羣長運客案口一詞說道：「吐重成世界！」

這眞是一宗不可思議的大案，走私而出動軍車、警車、郵車，其背後勢力之大，實在無與倫比；此宗走私案堪稱世界奇聞。陳老板慨然道：「大陸還有什麼人不從事走私活動的？」

大陸的走私、貪污受賄風氣，確是到了不忍卒睹的田地，勝叔道：「身爲官方也知法犯法，所謂「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」，老百姓走私、行賄，必然更加離譜。大陸當局不是三令五申，要打擊違法的經濟罪犯乎？多年來究竟收到什麼效果？」海南「官倒」事件記憶猶新，湖南此案更「太」，又安這些規矩，到底大陸的法律還有効力沒有？炳叔也嘆口氣道：「據報道，當事人和有關領導人只被撤職之政紀處分，誰會怕什麼法律？」

開心

十七：闖蕩江湖

余顧南拍了好一陣，都無反應，他打量了一下四周，飛身躍上屋頂，再由後面跳下去，拉開窗子往內一望，見床上只有雅可一個！余顧南見她熟睡不醒，知道有異，躍了進去，伸手去推雅可，仍不見反應，心頭更驚。

正想開門去喚小二，忽見桌上放着一張信，上寫：咱們「請」去兩個姑娘，若希望她們完璧的話，今晚到西湖白堤一晤！又及，番女只是吸了迷魂藥，不必担心，用冷水潑之即醒。知名女郎送酒菜來時，面色緋紅，不敢正視這位美男子。吃酒時，菲菲忽然戲問他：「你可看中了那些馬丹姆（法國習慣對未嫁的貴族小姐，爲了尊稱也叫馬丹姆，一般譯小說者用『夫人』是錯的，應音譯）嗎？十八歲以上的？」保和不明此問，坦然道：「和我跳過一舞的那個俄國小姐，倒眞性感哩，但初見面，太熱辣辣了。」菲菲一聽，便忙笑道：「我認識她，是名女人呀，據說她有俄國女皇卡瑟琳的血統，是太子的情婦生的孫女兒呢——小名叫馬丹姆芬芳園！佩費牡夫人……。」李保和不明其意，菲菲道：「不要問，是一本名著的書名，我弄來給你讀一次——十一世紀由阿拉伯翻譯成法文的淫書！」

「啊！這是世界三大淫書之一的香花園？」——「一點也不錯，來